



你旧是三生三世。
听见我心灵的聲音？
种恨，让你深至骨髓。
种爱，让人肝腸寸断，痛不欲生。

三生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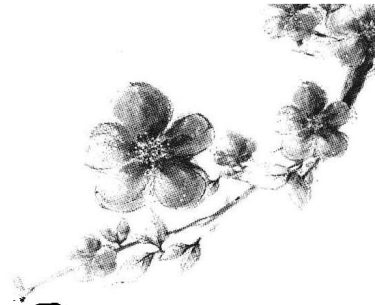
桃花依旧

网络原名：替身皇妃

慕容
湮儿 著

SANSHENGSA NSHI
TAOHUAYIJIU

文匯出版社



桃花依旧

【第一卷·被暴君欺凌的日子】

001

- 003 楔子 前尘往事梦一场
- 004 第一章 误入后宫深几许
- 012 第二章 薄寒冷雨黯伤神
- 021 第三章 宫阙深深梦几回
- 029 第四章 金屋长门是非多
- 039 第五章 龙颜一怒杖贬奴
- 051 第六章 花月颠倒双栖影
- 059 第七章 花楼情定笑苍颜
- 069 第八章 锦瑟弦起惊君心
- 078 第九章 与君决绝断前尘
- 087 第十章 却道故人心易变
- 093 第十一章 锦样年华欲念汐
- 102 第十二章 雁归花谢香萦散
- 111 第十三章 月色潇湘尘缘断
- 120 第十四章 皇城惊变窗红泪



桃花依旧

【第二卷·在陵王府的日子】

132

- 第一章 清夜红烛贺大婚 133
- 第二章 临幸何恨不能言 140
- 第三章 背灯和月就花阴 151
- 第四章 忆来何事最销魂 157
- 第五章 春情只道桃花薄 166
- 第六章 情知此后来无计 174
- 第七章 落尽桃花月又西 181
- 第八章 满眼春风百事非 190
- 第九章 火海情定泪凝噎 202
- 第十章 一生一代一双人 210
- 第十一章 倾国倾城媚百生 220
- 第十二章 前尘旧事斩情丝 226
- 第十三章 而今才道当时错 237
- 第十四章 此情已自成追忆 246



第一卷

被暴君欺凌的日子

第一章 误入后宫深几许

天苟贞承六年。

睡梦中一切的记忆突如其来地汹涌却又瞬间消逝无踪，紊乱的记忆交错重叠。想挣扎着挽留住一些东西，却眼看着它从自己指尖溜走，心中有不甘，有伤痛，有愤恨，还有绝望……

耳边似乎有人不停地呼唤着，她很想睁开眼睛，可是不论她怎么用力都无法睁开。

片刻，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回荡在耳边，一双紧闭的眸子倏然睁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澄泥金砖地面，视线一转，九条金龙雕刻在大殿顶上，微弱的灯火映照在她白皙的脸上显得红润异常。

脑袋的思绪还没来得及转回便听到一声：“来人，给朕拖出去……”不耐烦中夹杂着暴怒的声音来回充斥在大殿。不一会儿两名身着锦衣盔甲的侍卫匆匆跑了进来，将一个早已经昏死在幔帐龙床上的女子扛了出去。

她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名浑身赤裸裸的女子就这样在自己面前被扛了出去，她的脸上早已没了血色，手腕与裸脚之上明显有勒过的痕迹。而自己身边还有几个貌美的女子哭得泪眼婆娑，蜷缩在一团，瑟瑟发抖。

“发生什么事了？”她扯了扯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女孩问道。

“瞥汐……你，你，你醒了啊……”晕倒前的那个女孩和现在的凤瞥汐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方才喊的最大声的就是她了，甚至还吓得晕了过去，怎么这会儿却露出这样迷茫的目光。“下一个。”床榻之上又传来慵懒的声音：“凤瞥汐。”

声音方罢，身旁好几个女孩重重地松了口气，仿佛得到解脱一般，随后以怜悯的目光看着那个即将面临苦难的——凤瞥汐！

看着她们一个个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自己，心里有些莫名，想询问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龙床之上的男人满是不耐烦的大喊：“凤瞥汐，轮到你了。”

不知是谁猛推了她一把，她踉跄地扑了出去，这才意识到那个男人喊的‘凤瞥汐’正是自己。独孤珏看着眼前这个女孩，肌白如雪、鼻腻鹅脂、纤腰楚楚，倒是一副美人胚子的模样。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她虽然满面惊慌却没有恐惧，眉宇间似乎透着迷惘。

“傻站着做什么，脱了！”

凤瞥汐冷抽一口气，看他嘴角弧度渐起，而他的眼底却殊无笑意。她后退几步，戒备地望着他：“脱，脱什么？”

独孤珏仿佛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嘲讽道：“凤家女子都这样爱装傻？”他扬手一扯，凤瞥汐披在肩上的衣裳便随之扯落，香肩顿露，雪白的肌肤立刻呈现在他面前。目光微闪出一抹欲望，手一挥，将一直欲后退的凤瞥汐揽过重重摔在床榻之上。

凤瞥汐闷哼一声，被摔得七荤八素的她挣扎着爬起来，却发现他从床头取过一条又长又粗的麻绳，绳上似乎还沾着刺目的血迹。这个……这个男人想要对她做什么！

“乖乖给朕躺好。”他的语气似将她当自己的孩子般哄着。

“我不要。”她仓惶地朝床里边移动着，独孤珏却是一步步地逼近着，眼底有浓烈的邪冷之意，仿佛想要一口将她吞进肚子里。她不禁暗想这男人虽然生得一副冠玉之容，眼神中却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残暴之气，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在他的步步逼近之下，她终于忍不住惊恐地大叫一声，一脚就踹向他的胸膛，无奈裸脚却被他握在手心，脸上突闪一抹嗜血的残暴。

她吓坏了，用力踢着拽着裸脚的那只手大喊着：“放开，放开我！你这个恶魔……”殿内的女孩望着这一幕皆捂起唇瞪大眼，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叫骂声，心底也在猜想着皇上会如何折磨这个胆敢辱骂天子的凤瞥汐。

“朕从来不知道华王的二千金竟是如此泼辣有趣。”独孤珏不怒反笑，单手勾起她的下颌细细地对其打量了个遍，对她的兴趣又增添了几分。

手指沿着她光滑柔腻的颈项缓缓往下溜去，大掌抚上她若隐若现的酥胸，她浑身颤栗着要后退，他另一只紧握着她裸脚的手却不容得她后退，反而强制着将她纤细的腿缠绕在他腰间。她明显感到他下身坚硬的变化，脸上的血色尽褪，无数的恐慌与不安皆流露在脸上。此时殿外的李公公脊背上渗着冷汗，一想到要打扰皇上的好事，不禁心底有些发寒。但是此刻的事已经不容他“不敢打扰”，于是便放着胆子冲里边道：“皇上，太后病危。”

见安王，太后病危，各大王爷皆在太后殿候着，就等您过去了。”

他微微颌首，侧首望着那个手足无措的凤瞥汐，随后俯首在李公公耳边交待了些什么，犹豫片刻才前往太后殿。

待安王走后，凤瞥汐便被李公公带出了大殿，说是带她回姑娘们的住处，过些日子等待皇上的册封。凤瞥汐虽然迷茫，却也乖乖地跟在其身后，没走几步她便小声问道：“刚才那个男子是谁？”

李公公显然没有在意凤瞥汐这句话，只是摇头晃脑地笑道：“凤二小姐是被皇上给吓傻了吧，连您姐夫幕僚安王端木矍都不认识了？也对，皇上那暴怒的脾气有哪个姑娘见了不被吓着？这不，刚才宣王的妹妹就被皇上给吓晕过去，瞧那副惨样，真是我见尤怜呀……”他的嘴巴喋喋不休地说起今夜所发生的一切，口中不时啧啧轻叹，满是惋惜。

“端木矍？”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心头却是猛然一颤，她捂着胸口感受到强烈的心跳声，怎么回事，心为何突然跳得这么厉害，而且心跳中还带着丝丝绞痛。

她真的失忆了吗？如果真的失忆了，为何对这里一点儿也不陌生？可是若说没有失忆，她为何想不起自己是谁，还有自己的名字？

凤瞥汐，真的是她的名字吗？

“凤二小姐您就放宽心好了，在后宫杂家会帮着您的。只是，嘿嘿，以后要在陵王与陵王妃面前多为奴才美言几句。”李公公满面讨好，不时露出怪异的笑声，在寂寂黑夜中令人毛骨悚然。“陵王是谁？”

“果然是吓傻了，连您的姐夫陵王独孤羿都不记得了。也罢也罢，待会奴才唤个奴才给凤小姐您送杯压惊茶去。”

无数个疑问藏在心头却不敢问，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双手紧紧纠结在一起微微泛白。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来到一处名为“月华斋”的地方，水光潋滟拂月华，光影如炬射明眸，晚莲芬芳又扑鼻，其景色之美不禁让人沉醉其中。

还未踏入月华斋的正堂便听到一阵阵细微的啼哭声由飞燕草丛的花圃中传出，夹杂在一起异常凄凉。凤瞥汐步伐一僵，转身步入那片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幽兰之光的草丛内走去。拨开束束飞燕草，映入眼帘的是五个女子正瘫坐在草地上呜咽地哭着，其中有一名正是她醒来后第一眼见到的女子，不是已经昏死过去了吗，这么快就醒了？

她们看见凤瞥汐的到来，哭声瞬间止住，泪眼朦胧地盯着她，随即又哭了起来。

凤瞥汐蹙了蹙眉，也蹲坐在她们身边，不解地问：“你们怎么了，为何要哭？”

一听到这里她们不禁哭得更伤心了，但是，频频的抱怨之声也由她们口中吐出，更让凤瞥汐对这个皇宫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数月前，三年一次的选秀，六王分别挑选了一名女子进宫奉献给皇上，也就是那个可怕的暴君独孤珏。皇上没有拒绝，反倒是极为乐意地将六王选中的女子安居于月华斋，而今日却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夜召，六女一同侍寝！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凤瞥汐醒来所见到的，那名晕倒在龙床上的女子乃宣王宫蔚风之妹宫锦玉，她是第一个被皇上传召侍寝的女子，性格也极为孤僻胆小。当独孤珏脱光她的衣裳将其四肢分别捆绑于龙床之上时，她吓得当场晕了过去。

再说起六王与皇上之间的关系，各位女子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皇上与六王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又有的说皇上与六王的关系不好，讲述得绘声绘色。

就在此时，满脸泪痕的宫锦玉开口说话了，“据我所知辅政六王分为两派，一派以陵王独孤羿为首打着保皇派的旗帜，另一派以禹王独孤荀为首打着辅政派的旗帜，分别把持朝纲六年，多年来两方依旧势均力敌。与皇上的关系表面平静，实则势同水火，暗潮汹涌。在朝政上，只要六王不齐齐点头，就是皇上他都无法决策一件国事，而六王之间的矛盾早已日积月累，亦无法站在一条线上，常为一件事而挑起战火。”

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眼底的寒光渐渐浮出，一名蓝衣女子悠然而起，嘴角勾勒着冷笑，“宫锦玉，既然你不爱装傻，非要将事实挑明，那咱们也不装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宫锦玉的声音细若流水，眼底未干涸的泪花依旧凝聚于眼眶中，颇有楚楚动人之美。

顷刻间，原本围坐一圈的女子悉数站了起来，形成了两方对立的形势，唯独凤瞥汐依旧坐着仰头望着两方的暗潮汹涌。方才宫锦玉说起六王分为两派，那此刻分站两处的女子也就是明显的分派系了？那她是属于哪一派的？

突然回想起李公公所说，称她为凤家二小姐，还说陵王是她的姐夫，那她应该是陵王的人。蓝衣女子柔媚的目光扫向依旧坐在草地上的凤瞥汐，目光中闪过不耐，“凤瞥汐，你傻坐着干什么，难不成你想叛变？”

“没，没有啊！”突然被点到名，她有些不知所措，即刻起身站在她们身后。原来，这边才是属于自己的位置。

宫锦玉幽幽一声细叹，伴随着夏风吹散的飞燕草香，她深深地吸纳着：



白衣身形一飘，迎风跃下那块巨石，绿草漫靴簌簌而响。他缓步朝她走去，整张脸在月光的照耀之下悉数显露，雅瞳深炯，笑意深深。白皙的面容仿佛吹弹可破，其色与月争辉。他停在与她一步之遥的距离，目光中闪耀着如星钻般的光辉，气质极雅。他笑问，“你的名字？”

“凤瞥汐。”

但见他听到这三个字时眉头微蹙，这个名字似乎在他的预料之外。片刻，他修长的食指轻点着她的眉心，温润的触感使她全身一僵，但听见一个声音似在远处，却又飘荡在耳边：我叫宫蔚风，不要再忘记了。

看着他那对连女子都妒忌的美眸，总觉得虽然诡异却无害，她如着魔般傻傻地点头：“宫蔚风。”低低地重复一遍，脑海中蓦然闪现出一声儒雅的声音：我叫宫蔚风，你记住了。

一阵凉风拂过，眼前那个白衣男子竟已不知所踪，凤瞥汐如梦初醒，刚才她是怎么了？那个场景似乎似曾相识……

宫蔚风，好熟悉的名字。

对了，宣王的名讳就是宫蔚风，宫锦玉的哥哥宫蔚风。

第二章 薄寒冷雨黯伤神

次日便下了一场暴风雨，雷鸣闪电在浮云飘荡的天空划出可怖的裂痕，倾盆大雨笼罩着整个月华斋，同时也迎来一个令人心惊的消息：明珠惨死！

这样一个消息正如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让她措手不及，昨夜她，端木灵，明珠在深夜才分开的，为何转眼间她竟被人杀了。其死状并不恐怖甚至有些美，她穿着雪白的寝衣安静地躺在床上，双手平稳地叠放在小腹之上，胸前被鲜血染红，可见致命之处在胸口。

闻此事，皇上震怒，命刑部彻查此事。

而明珠的干哥哥陵王却很平静，平静到诡异。

月华斋顿时被禁军团团围住，禁军统领以及刑部尚书皆到，盘查整个月华斋，同时也单独审问了五位王爷选进宫的姑娘，态度是客气谨慎的。六王，他们一个也开罪不起，以至于到最后也没盘查出什么结果来。

大雨哗啦啦地洗涤着满是尘土的苑落，紫薇花在暴雨的侵袭下花瓣飘落，溃烂着的香味萦绕在清凉的雨中。

端木灵站在窗前一脸凝重地问：“明珠是你杀的。”

原本因明珠突然惨死神智有些恍惚的瞥汐听此言便疑惑地问，“为何猜测是我？”

“昨夜我们离去后你并未回屋，去了哪里？”她的声音伴随着雨水飘零的嘀嗒声显得很微弱，却还是能让人听清楚。

“你监视我？”

“昨夜分别后才记起，哥哥得知你受皇上欺凌特地送来一瓶金疮药要我交给你，敲了好几次门都没人回应，才发现你并不在屋内。”

闻端木灵说起她哥哥，便想到昨夜那个让她莫名心痛的端木矍，用力平复心中的激动：“我没有理由杀明珠。”

“你有。”她的声音极为肯定。

“想什么呢，这么出神。”不知何时独孤珏已经悄然来到，轻靠在她耳边轻问。

她一惊，赶忙跪倒：“臣女参见皇上。”

他仰头一笑，狂放的笑声充斥在整间大殿中：“现在叫朕皇上了？昨夜朕可记得你唤朕色魔。”“臣女昨夜吓坏了……”她双手撑在澄明的金砖之上，忙为昨夜不知天高地厚的话语找一个借口，内心有着说不上来的恐惧。

“朕怎么看你都不像吓坏了，倒像是骂得尽兴。”他蹲下身子，单手勾起她的下颌，使其直视着他的眼眸，“六年了，朕都没有再被人这样骂过，是陵王教你的？虽是别有用心，但是成功地引起了朕对你的兴趣。”

被他的话弄得摸不着东南西北，她迷茫，“臣女不懂皇上在说什么。”

他的手劲一用力，下颌已被他紧攥，明晰的眸子中闪现玩味的冷意，“不懂？”话音落，吻已重重落在那张红润的唇上。她欲张口呼救，却被他顺势而上的唇舌堵住了话语，下颌被他紧紧掐在手心不得动弹，就连避都避不过。

独孤珏看她一脸不情愿，却迫不得已要接受他的深吻，心底拂过一抹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本狂暴的吻不禁放轻柔，炽热的舌伸进口中，吸吮，交缠。

仿佛要窒息的感觉让瞥汐额上溢汗，突然被他紧攥着的下颌得到了舒缓，她乘势便要挣扎。可这一挣扎却让独孤珏心中闪过浓郁的怒火，将其狠狠推倒在地，半压着她的身躯冷笑：“何苦这样自找苦吃呢？乖乖地从了朕，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被狠狠推倒在地的她痛得龇牙咧嘴，就连喊痛都已无力。但是仍旧克制着呼痛，怒道：“放开我。”她虽失忆，但是起码的羞耻心还是有的，即使他是皇上，也不能这样侮辱一个人。他的食指轻轻划过她那雪白柔腻的脸颊，邪佞一笑，“还装！”

语方罢，只听见空寂的大殿上传来“嘶——”地一声，她身上的薄衫已被他的大手扯开，半露出里边的肚兜及亵衣。

她胸前一凉，无限的羞辱感顿生，狼狈之下想要抓紧胸前的衣襟寻路逃生，却被他死死钳制在身下。

“既然进了这皇宫，还妄想做圣女，哼！”他的声音变得深沉粗重，听在瞥汐的耳中却是那样尖锐刺耳。

她在他身下死命地挣扎，推拒，想要逃脱，可是一个女子怎敌得过男人的力量，而且这个男人此时正处于暴怒之中。心一横，她挥手欲给他一巴掌，却被他轻易挡下，眼中闪过的激狂与愤怒瞬间笼罩在四周。

他也不再等待，俯身将吻密密麻麻地落在她眼角，唇畔，项颈，丝毫不温

柔的与之交缠不清。瞥汐紧握成拳的手蓦然松开,也不再挣扎,只是全身开始瑟瑟发抖。这一幕,对于她来说有说不上来的恐惧,就像一个可怕的梦魇深深缠绕着她的记忆,心中最深处的恐惧轰然爆发。她无力去承受,只能颤抖,只能惊惧,只能恐慌。

而他丝毫没有在意身下的她那过多的异样,手不断侵袭抚摸着她那柔软的肌肤,在上面留下一道道血痕。

直到他抽手解开她的腰带,一颗晶莹透亮的石子由里面滚了出来。而他眼底激狂与欲望却逐渐褪去,闪过迷茫、激动、悲伤……目光随着那颗滚动的石子而移去。只听它响彻了寂静的大殿。

当石子逐渐停下那刻,独孤珏抽身追了出去,弯身将其捡起,手微微有些颤抖。

瞥汐一得到解脱立刻拢上自己的前襟,披好掉落的衣裳挣扎着起身。由于仍然处于恐惧之中,她才爬起又跌回地上,反复多次才站稳。

独孤珏眼眶中血丝尽显,狠狠瞥着好不容易才站稳脚的她,“你从哪儿得来的?”暴怒的声音来回响彻大殿。

她没有回话,只是不顾一切地转身便冲出偏殿。

而独孤珏却已顾不上凤瞥汐,只是单膝跪地,手中紧紧捏着那颗石子,

当她奔出大殿之时已近黄昏,阵雨早已停歇,唯留满地随波逐浪的泥水。鞋不知在何时已丢了一只,裙裾早已溅得满是泥土。发丝与衣襟凌乱,狼狈不堪。

回想起她从大殿跑出来时,李公公那瞪大了的眼睛不可置信的表情有些好笑。难怪李公公接她进圣天殿时脸上始终挂着奸笑,原来是早知道皇上召她去必定是侍寝,也对,陵王送她进来不就是为了让她侍寝之后得到宠爱,早日登上皇后之位吗?她这一次的临阵脱逃也不知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怒火。

渐渐地她已经步出圣天殿,一路上的奴才见她此时狼狈的样子无不抿嘴轻笑而去,更有的奴才放肆地用鄙夷的目光赤裸裸地打量着她,为了躲避他们的目光,她仓促地由另一条幽寂的小道穿插而过。

红晖倾斜映青翠,絮飘飏,垂云香雾百花绕。她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寂静无人的小径上。叶上水珠滴嗒声声,清脆入耳。

走着走着,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凉,双手互环缓缓蹲下身子,望着面前一洼水坑,隐约映照着她那苍白的容颜。

不敢再看如此狼狈的自己,猛然闭上眼睛回想起宣王脸上善意的笑容,回想起他将那颗石子交给她时说:拿着它,护你周全。

她的手紧紧握拳，糟了糟了，我命休矣……

第一眼对上的是宫蔚风诧异的目光，在他的眼底看到慌乱。

第二眼对上的是一双如鹰般凌厉的眸子，在他的眼底捕捉到杀意。

没待任何人开口，宫蔚风双手负立，一派闲暇地望着她笑问，“傻丫头，你在那做什么！”

她一愣，呆呆地回道：“我，我睡着了。”

“你认识她？”另一名华衣黑袍的男子眼底闪过疑惑，杀意仍旧赤裸裸地摆在眼眶内。

“一个宫女。”宫蔚风神色不惊，冲凤髻汐招了招手，“凤丫头，过来见过禹王。”

动了动早已发麻的双腿，起身走出这片草丛，来到他们面前，“奴才参见禹王、宣王。”

只见安禹王挑了挑眉，杀意渐渐敛去。难怪他提起陵王时，声音中有浓烈的敌意，原来他就是与陵王分廷抗争六年的禹王。听端木灵说过，禹王独孤荀乃先帝的长子，当今皇帝独孤珏的大哥，生母曾是皇上最宠的万贵妃，如今贵为万太妃。

宫蔚风一见她那一身狼狈的模样眼底溜过一抹复杂的神色，“竟落得如此狼狈。”

知道他暗指何事，她勉强地笑了笑：“是呀，雨太大，一路疾奔，就连丢了只鞋都不知道。”余光扫过唇抿成锋的安禹王，脊背发寒，因为他眼底的杀意始终没有褪去。

宫蔚风伸出拇指将她右颊上残留的泥抹去，“荀，她是我安排在皇宫的人，没事。”

宫蔚风捏造身份是怕安禹王对自己不利吗？

一想到此，髻汐便感激地望他一眼，这已经是第二次保她了。

“瞧她一副狼狈的模样，我还是亲自送她回去，一会儿老地方见。”宫蔚风随性地交待一句便拉着她的手离去。

一路都跟随在宫蔚风身后朝月华斋的路而前行，他走得很慢，她也走得很慢，目光一直盯着那只始终牵着自己的手。他手心源源不绝地传来的温暖让她冰凉的手心也有了温度，总觉得此时的气氛很怪异，于是便开始找话题：

“刚才那个是禹王？”

“是。”

“你又救了我一次。”

“应该的。”

“那个石子对你很重要吗？”

“嗯。”

“可是……我弄丢了。”

“没事。”

“其实我失忆了。”

“我知道。”

她的步伐一顿，他也随之而停下，她不可置信地盯着他，激动地问：“你知道？”

“嗯。”他笑着揉了揉她的发丝，望着面前这个狼狈的女子，眼中有着无限的伤痛却强忍着，以淡淡的微笑示人，那笑中却甚是勉强。这般模样，与“她”真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想不想离开皇宫，我带你出去好吗？”

一听到可以离开皇宫，她迫不及待地想应口答应，但是一个更快的声音猛然插入，“想不到堂堂宣王竟做这种骗小丫头的勾当。”

二人齐目望着一个翩然的身影由暗处缓缓走出，是端木翼！

一个心虚，猛然甩开了与宫蔚风交握的手，后退两步，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阴暗的天际由于方降一场阵雨的原因竟无月光也无星灿，周围陷入令人觉得阴森黑暗，修竹随风势“唰唰”响着，端木翼一双凌厉的目光紧锁着凤瞥汐冷道：“过来。”

听他声音中带着危险的气息，脚仿佛控制不住似的，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只听身后又传来宫蔚风依旧清雅淡然的声，“说起‘骗’这个字本王倒是比不上安王你，竟能骗得凤瞥汐乖乖地取消与你的婚约进宫为皇上选妃。”

她欲朝前的步伐猛然僵在半空中，她与端木翼曾有婚约？

端木翼神色一闪：“这是本王的家事，轮不到你来管。”大步上前拽着凤瞥汐的手腕便扬长而去。

风起晓轻寒，丛幽随香冷。手腕被他死死地掐着，很疼。她却没喊疼，只是迈着小跑跟着他的步伐。没来由的心中竟又是一阵疼痛，这心的跳动……尤其是那份抽痛，还有眼底欲落的泪水，仿佛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也不知走了多远，他才停下步伐，紧攥着她的手悄然松开，那背影阴霾在黑暗之中若隐若现。他始终以背影视她，“听李公公说今日皇上召你侍寝了。”

她沉默，便是默认。

见她不语，他继续道，“可是你逃了出来。”

她继续沉默。

“为何皇上会放你逃了出来，六年来只要是皇上要的女人，没有人能从他的手心里逃出，你是第一个。”他的声音微微地复杂，却隐忍着。

她想着是不是该将今日在偏殿发生的一切告知于他，犹豫片刻才道：“在进入偏殿之时宣王给了我一颗石子，当皇上对我……看见那颗石子的时候便僵住了，眼神里闪过悲伤。我便是乘那个时候逃了出来。”

“石子？”他终于转过身，疑惑地问：“什么样的石子？”

她歪着头回忆着，“很平凡普通的石子。对了，那上面似乎还刻着一个‘筠’字。”

“筠？”他低声重复了一遍，突然想到了什么，提高音量：“筠！”

看着他突然地转变，她有些奇怪地问：“有什么深意吗？”

端木矍渐渐平复了自己的惊愕，转移话题：“你知道的，我们和禹王那一伙儿是死敌，你为何还与宫蔚风走得那么近？那石子定是他刻意给你为了破坏你侍寝之事。哼，他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好，知道你若侍寝定然对他们有威胁，所以不惜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倒是漏算了这一步。瞥汐，你要记住，你的责任是帮助你的姐夫巩固势力，所以，一定要登上东宫之主的位置，否则咱们多年来的心血都白费了。”

听着他这样冠冕堂皇的告诫，一股怒火蹿上心头，“如果我说不呢？”

“你——再说一遍？”端木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冷着脸又问了一句。

“我说，我不要侍寝。我要离开皇宫。”她紧攥着拳头，无视他眼底的阴冷，壮着胆子又说道：“不知道失忆前我是因何原因愿意进宫，也不知道与你们有什么交易计划，但现在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你不要再勉强我做不愿意做的事。”

端木矍怔怔地看着她良久，突然笑了起来，“既然失忆，为何刚才你要急着甩开宣王的手？又爱上了我是吗？”

此刻的她开始痛恨刚才甩开宣王手的行为，做贼心虚吗？

看着那张白皙红润的脸颊上闪过僵硬随即转变为懊恼，其表情配合着她狼狈的衣着在他眼中竟显得该死的可爱！望了望她身后微波粼粼的湖面，捉弄之心顿起，他缓缓低下头逼近她动人的红唇，“都说过，你命中注定要爱上我，对吗？”

由于他突然的逼近，心头一阵慌乱，连忙后退，“我才，啊——”突感脚底

“这话矛盾，陵王权倾朝野，禹王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到底是陵王位高还是禹王权重呢？皇上若对他们两都让三分，便是六分，那皇上剩下的只有四分，那皇上的权力又在哪儿？”

听着瞥汐分析得头头是道，端木灵一张脸都绿了下来。本以为她只是试探一问，没想到却如此认真地挑错，这凤瞥汐自从那日见过皇上之后活脱脱变成另一个人了。

“瞥汐，六王与皇上之间的事并不是我们一介女子能插手的，你病了，还是先去歇息吧。”她扶起浑身无力的瞥汐朝床榻上走去：“今夜我就待在你屋里了，省得你夜里怕。”

瞥汐的眼神愈发地朦胧，昏昏沉沉地靠在端木灵的身上，步伐轻飘飘仿若悬空。终于，体力再也不支，未到达床榻便无力地晕倒了。

也不知在黑暗之处躲了多久，飘荡了多久，最终还是被鬼差给抓住，扣着双手双脚，带着她飘上了黄泉路。

黄泉路上出奇地安静，举目望去似乎只有她一个人准备踏上那条轮回之路，了却前世的奈何桥。鬼差毫不留情地推了她一把，她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鬼差指着面前的奈何桥怒道：“快过去，如果留恋前世的记忆便上望乡台回首瞧瞧，若是往事不堪回首便直接去桥的另一端喝下孟婆汤。往后你的爱恨情愁皆会消失，三生石则会记载你前世的记忆，而你则会经过六道轮回……是投胎成猪还是蟑螂，本差也不知道。”

看着鬼差叽里咕嚕说了一长串的话语，她竟然笑出声，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孟婆汤，真的有三生石，更有六道轮回。

“笑什么笑。”鬼差怒目而视。

“没什么。”她敛起笑，目光凝视着那条长长的奈何桥，真的要过去了吗？要忘记一切吗？深深吐出一口气，迈步毅然地走向那条幽寂荒凉的奈何桥。经过那层层而上的望乡台，回首凝望着那虚幻透明的天际，一幕幕的片段如幻影在空中播放着，她的泪水闪耀在眼眶，喉头哽咽着。

“你的前生倒是活得多姿多彩。”不知何时，身边竟然多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鬼，身上的刀伤起码有二十来处，俊美的脸上无不充斥着冷笑与讽刺，“但是，这有什么好伤心的？”

她瞪大了眼睛含着泪水望着身边这个男鬼，泪水缓缓逼了回去。好奇地望着他的前生，心中猛然一颤，血……他的前生只有血……

“都什么时候了，还聊天！”鬼差在不远处冲着他们大喝，可怖的目光示意他们看完了就过奈何桥，喝孟婆汤去。